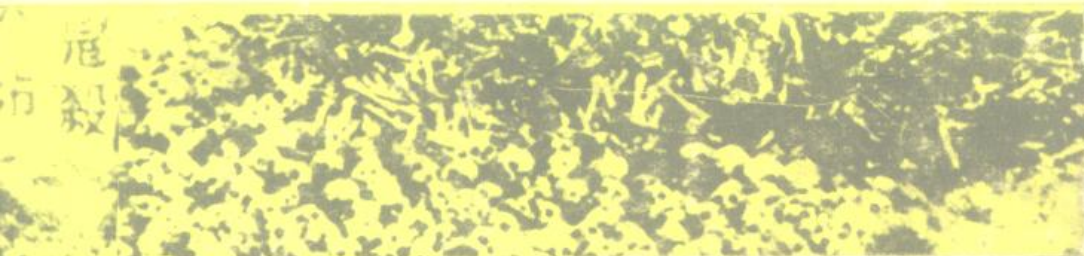


南京大屠杀 与三光作战

●●●●● 记取历史教训

[日] 森山康平



四川教育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

与三光作战

●●●记取历史教训

[日] 森山康平 著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四·成都

责任编辑：蔡济生

封、扉设计：邹小工

技术设计：戴叔平

南京大屠杀与三光作战

——记取历史教训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5 插页10 字数121千

1984年11月第一版 198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1,000册

书号：11344·3

定价：0.80元



南京の戦跡
カミヤ
カミヤ



(二) 南京の戦跡
カミヤ

(一) 南京の戦跡
カミヤ

(三) 南京の戦跡
カミヤ

(四) 南京の戦跡
カミヤ

1937年12月10日开始攻击南京，13日攻下南京城。12、13两日共拍摄照片88张，占剪贴簿的25页，其中有3张“不许可”，本片即其一。13日摄影。

LC 1530 26



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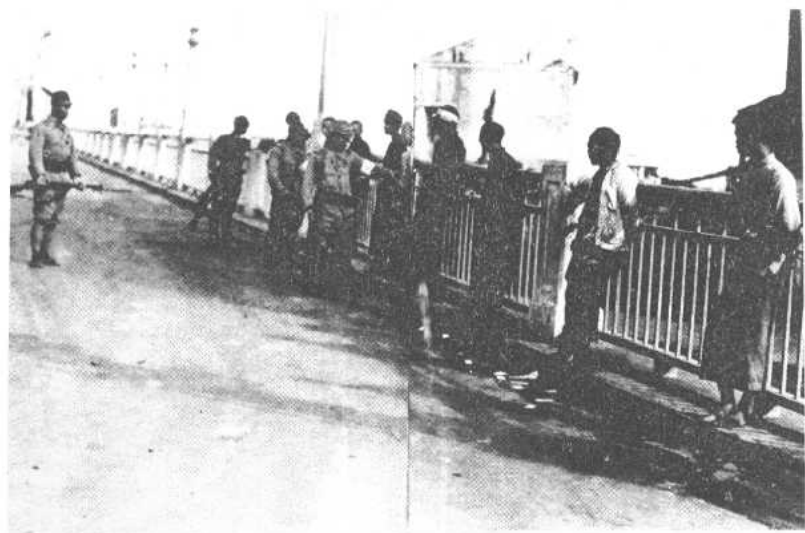
昭和4年2月、大連軍は拉州特務隊の策謀を察知した。彼等の策謀は、3月中旬、拉州攻撃を開始、中支派遣軍を率いる伊藤旅団が正面攻撃、拉州を占領した。この攻撃には、月経日の整備が功を

徐州附近
五战区
胡山附近
五战区

22154-27



1938年4月7日，大本营下达了进行徐州作战的命令。4月中旬，华北方面军由北方开始进攻。华中派遣军也于5月5日由津浦线北进，采取包围、夹击战术。本照片盖有5月10日的收讫章。



在与汉口作战相呼应的广州作战中，1938年10月12日大亚湾奇袭登陆，21日陷落。11月3日将便衣队捆绑在桥柱上。



上、海軍陸戦隊の上等兵である。軍用、捕
丁は洋の海軍戦の戦果、戦利品「戦利
品」を運ぶ。その姿を切な顔に



上、これは明らかに「武器」を使用して
の行爲と認定される。それにしても
このように、あま月にも、使われている

海军陆战队的上等兵在华南、珠江沿岸扫荡战归途中，顺手得来的意外“战利品”，比步枪还要重视。

这可以明显判断为使用“武器”的行为。但，这个猪公，也未免太瘦了。



下、内地ではお魚が不足を覚悟して居る。戦地では兵隊さんがお魚を買って喰い、お土産にでも入れるものか。

上、大膽は獲れるものもずから。杭州、王泉寺の境内に十個分隊出動しての戦。魚の獲は多いが、足どりは軽。

下、ここは南京城外、だから野ウサギや鹿肉はゴッソリ。戦場は凍の、お魚は獲は、お土産にでも入れるものか。

登陆后获得的东西好多啊！这是出动一个分队，在杭州、王泉寺境内得到的鲤鱼。肩挑沉重，但脚步轻轻。



在日本内地“野鸭叨葱”^①。
在战地上当兵的背着葱。是为
了做酱汤吧！



这是在南京郊外用网捕到
的野兔。

远离战场的江南之秋，今
天恰如阳春天气。

① 野鸭叨葱为日本谚语，随心所欲的意思。

照片说明^{〔注〕}

日中战争当时，每日新闻社从军摄影记者拍摄的照片，除极少部分由上海电传外，其余全部空运到大阪本社。

底片到达后，摄影部人员立即编号整理，贴在剪贴簿上。同时，各晒八张分别送有关单位：供检查用四张，东京、大阪、西部、中部编辑局各一张。

供检查用四张，是分送陆、海军情报局，得到许可后再退回使用的。此项工作由东京本社负责联系，许可的盖“检阅济”、不许可的盖“不许可”的橡皮图章，加以保存。

停战当时，共有剪贴簿150册、装底片的木箱（每个宽40厘米、长60厘米，装底片约2,000张）近50个。

自1944年空袭开始以来，为躲避战火，由摄影部部员安田清一等，将剪贴簿及木箱装入背囊，分批运往当时社会部部员藤田信胜（后为余录子）的疏散地——奈良县富雄村二名的王龙寺。

1945年8月15日接受《波茨坦公告》后，军部立即发出了“将成为战争审判的资料烧毁”的命令。当时大阪本社摄影部长高田正雄说：“同事们豁出性命拍来的宝贵史料照片，能烧毁吗？！”他在摄影部部分人员的帮助下，将这些底片、剪贴簿装箱，藏匿在每日新闻大阪本社地下贵重品仓库的底层。

〔注〕 以上照片是根据每日新闻社出版的《一亿人的昭和史》（昭和11年—16年，1975年7月发行）中的照片翻拍的，文字说明是按日文翻译的。

译校者的话

中日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着亲密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但在近百年来，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侵略，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在两国关系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经过两国人民共同努力，自从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后，中日人民的友好关系正在日益发展。这既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前日本有股反动势力仍在美化过去的侵略战争，千方百计掩盖军国主义者的残暴罪行，妄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国内还有一些思想模糊的人，分不清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本质差别，仅停留在观察事物的表面现象上，认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固然给中国和亚太地区带来了灾难，但日本本身也因此经历了战火浩劫，似乎“加害”与“被害”可以互相抵消，历史的是非无须深究，不自觉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进行辩解。这些事实不能不引起中日两国和亚太地区人民的警惕，也使日本广大致力于维护和平事业的有识之士深为关注。

本书作者森山康平是日本自由采访记者团《文殊社》的主编和太平洋战争研究会成员。为了反对军国主义，维护和平事业，森山与其同道在战后年代花费很长时间，克服来自某些方面的干扰和威胁，采访了许多当年南京大屠杀和“三

光作战”的参与者、目击者，搜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写成此书，公诸于世。作者写书的目的既非单纯揭露侵华日军的暴行，也不是要追究暴行执行者的责任。其主要用意在于以大量材料证实，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以不同形式出现的残酷屠杀虽然是由下级官兵直接执行的，但导致暴行的根源则完全出自军国主义者所掌握的日本军部及日本最高决策部门。要永远根绝这种人间惨祸，必须彻底埋葬军国主义并认真消除其思想流毒。为此，书中针对某些别有用心者企图抹煞和歪曲历史真相而故意制造的思想混乱，以及诸如“抵消论”等模糊认识，用暴行当事者本人提供的无可辩驳的证言加以澄清，俾使日本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能够从了解历史真相中辨明是非，记取教训，肃清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影响，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当然，在中日关系日益发展中，重提两国人民分别感到愤慨和愧疚的往事，也许有人认为不合时宜，然而作者从和平事业的长远利益着想，坚定地回答：

“说明还是回避残暴行为和虐待行为的真相，只是为了考虑现在和将来的国际关系的友好还是不友好，这样的作法必须抛弃。”作者在本书后记中还语重心长地指出：“绝对不能把日本人对中国人和朝鲜人所施加的暴行，当作单纯的历史故事，必须让下一代作为生活方式的精神食粮汲取下来。”他这番话虽然是怀着民族歉疚的心情，向广大日本人民发出的呼吁，但对于作为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暴行受害者的中国人民来说，同样有着值得深思之处。尽管我们是伟大、宽容的民族，如果在我们这一代让这一段惨痛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不能从中获得应该留传后世的必要教益，那也将是对子孙后代没有尽到先辈的责任。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们组织翻译了《南京大屠杀与三光作战》一书，作为揭露日本

军国主义罪行，批判“抵消论”错误观点的有力武器。希望通过了解这段历史，不仅使我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充分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的危害性，体会到我们祖国争取解放所走过的艰辛道路，从而加深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增强振兴中华的精神；同时也将有助于排除一切妨害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使中日两国人民在全面、深刻了解的基础上，世代友好下去。

本书尊重历史的精神和增进中日友好的态度是值得赞许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作者的立场、观点毕竟和我们不尽相同，特别是对战争性质和人道主义的认识，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因而书中对于如何理解不同性质的战争，如何消除暴行的根源，以及驳斥日本国内“抵消论”的论点，未能进行明确的分析，有些地方显得不够有力。希望读者阅读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予以正确分析及评价。

本书由本会日文组成员孙雷门同志翻译，孙立民、沈涛、李作民等同志校订。鉴于本书内容多属当事者的证言，为了确切传达其原意，译校时尽量保持言者的神态、语气，以期避免失真。但因译校者水平所限，难免有错译或用词不当之处，诚恳希望读者指正。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

1984年6月8日

一、南京大屠杀

——南京日军官兵的证言

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在1937年占领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首都南京后，反复杀戮大量中国俘虏和市民的大惨案。究竟屠杀了多少人，诸说不一。但一般都说三十万人。至于大屠杀缘何而起，据说其直接背景是准备总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在占领后的入城式，为了防止发生枪击等事件，对残余败兵进行彻底扫荡的结果。

事件发生时，由驻南京的外国特派记者向世界作了报道。然而，在日本国内，只有部分与政府及军方有关系的人了解此事。当然，曾参加南京作战的数万日军中后来有很多回到国内的，事件逐渐传播开来。但多数是当作“武勇传”来讲述的，而听者也就如此接受。直到战争结束后，日本人才开始认识到大屠杀是重大的犯罪行为。不过，“武勇传”影响造成的后遗症却很难消除。至今对目击者和亲身参加屠杀者的谈话，仍然抱着无动于衷的态度。

本书以参加攻占南京的日军官兵及从军记者的谈话为中心，试图尽可能揭示出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

当时，朝香宫中将^①指挥的上海派遣军（第九、第十六师团）和柳川平助中将指挥的第十军（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分别由东方和南方进攻南京，总指挥官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

南京城的城墙厚十米，高十三到二十五米，周围长三十五公里。由下关围绕水西门——中华门——光华门，大约半面的城墙，有引入长江水的深二米、宽一百米的护城河。

要占领筑有这样城墙的大都市，只有从六个城门进攻，否则，就必须攀登或者打破厚厚的城墙才能攻入。日军用尽了上述各种方法才攻进城内。中国军队由军官学校学生组成的精锐部队死守，进行了顽强抵抗。

日军在大致完成占领后，决定在第五天即12月17日，举行占领的仪式——所谓入城式。由于是占领了敌国的首都——政府虽已迁至汉口——也要再一次炫耀日军的“军威”。

悲剧就是由此时开始的。

在入城式中，皇族朝香宫作为占领军司令官参加。军部首脑担心皇族发生意外。因此，占领后照旧继续作战，于是开始了扫荡残敌和捕杀败兵的行动。

对这次屠杀中国人的事件，日本在战后称之为“南京大屠杀”或“南京事件”。

1. 大屠杀的目击者

——《朝日新闻》从军记者今井正刚的证言

——日军占领南京前，没有让城里居民避难的计划

^①朝香宫中将，即朝香宫鸠彦王，日本裕仁天皇的叔父，当时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于1937年12月7日到任。